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六

江陰 陳鼎 撰

明

孫承宗傳

孫承宗字稚繩直隸高陽人生而沉塞果毅不苟訾笑
為諸生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間
直走白登又從統千清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

將老卒周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
邊事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十
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與鄒元標
趙南星高攀龍諸君子交極契熹宗即位遷左庶子充
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日講如故承宗為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遊讌持
重自守泊如也神宗末有東宮挺擊之變御史劉廷元
以風癲蔽獄閣臣吳道南密以問承宗承宗曰事關東

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之耳如其言而梃擊之獄定四十五年内計忌者議左承宗於外掌院劉一燝力持之乃止熹宗初御講筵內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承宗曰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會同官李光元亦上書爭之得勿改既逆璫造孽欲斥東林諸賢承宗密言執政力護之璫亦疑其同黨

勿顧也當遼事初起朝議倚熊廷弼足以辦敵承宗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營乃能洞晰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令身為遼事所圍惴惴焉懼敵人之入我室發我屋曾暇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挑三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剝而曰護其根本樹其能久乎既而廷弼去瀋陽陷遼陽又陷經略袁應泰自焚死乃即家再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為巡撫化貞主戰而廷弼主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上勅廷臣議經

撫去留至欲專任化貞而我兵已度三坌矣於是羣推承宗為兵部添設侍郎專主東事天啓二年正月我兵略廣寧化貞棄城走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焚棄右屯以西四百里與監軍道高出張應吾邢慎躡化貞後入關以屢逃懦夫倡為退守關門之說舉朝洶洶上乃拜承宗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凡九日即以閣臣暫掌部事承宗因上目前切要疏其略云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

以文官指發以武畧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皆因循誕謾之失也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又云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之權而重武之權在去文吏之擾又云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官以為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何能為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為三等而以遞升遞降

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為營每城建三營營可八千有奇
建營之法即以陣法為之令什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
如營升其伉健者為親軍而老弱拊營姑任之為老家
此宋初升籍之法也永平為陵京重鎮為山海後勁不
可不再設巡撫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鎮為鐙脚之
勢盧龍薊門諸州縣宜倣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
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接連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
處設兵雖各為城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

於各城以為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
以為突騎一片石而西戚繼先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
加修葺畿南涿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天
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限敵馬以
租給軍餉此三便也當是時邊警日急長安一夕數驚
閣部大臣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蝸蟻沸羹
莫適為公家計承宗乃上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
貞同讞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

兵致寇者又請詰責募兵監軍諸臣以警有位之骫骳者上皆允之而側目者衆矣兵部尚書王在晉代廷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習知西邊部落西人亦愛之而在晉之出也深倚象乾謀用西人以襲廣寧象乾教之曰得廣寧不可守也為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八里鋪費一百二十萬關門僚佐袁崇煥沈蔡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記內閣承宗請身

往決之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抵關閱新城詰在晉
曰新城成即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承
宗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
有守乎其戰兵即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
內新城之背即舊城之址也舊城之品阮地雷將為敵
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
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
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承宗曰若是則敵至

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
承宗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
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敵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
潰不又為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
掘溝二十里以限敵馬承宗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
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為關今將踐砂鑿石火燒
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
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為

恢復大計乃畫關而守畿東有寧字乎在晉語塞而止
承宗出關親覽形勝還至建昌遇雨留七日條奏關東
西形勢事宜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上皆報聞還朝
極言在晉不可恃改在晉南京兵部尚書盡逐逃臣張
應吾等而八里鋪築城之議罷經略缺承宗自請督師
上大悅以原官督理軍務賜尚方劍坐蟒承宗乃辟職方
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為贊畫請帑八十萬以行既至關
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為一營十五營為三部兵不離將

將不離帥使教肄分而稽核便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砲於望海臺以為橫擊頓萬人於三道口之石城以為突騎置砲臺十一於北水關外以防外瞰此守關之大略也汰副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真定保定河南踐更之卒以實中原三輔承宗之議大約謂守寧遠所以守關門屯大兵於山海以次第戰守於法為正為實東連西結分布於覺華彌串廣鹿於法為奇而正虛而實又謂西部必不可用遼之遺民必不可棄關內

之遼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卒伍關外十
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置寧遠覺華以遼人守
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
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罷監陣之
官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跪階下移
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仇之誼犒毛文龍於東江令
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自以春防詣登萊
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也劉愛塔者遼人

也為金復都督改名劉興祚至是內附會我兵去廣寧道臣萬有孚欲挾西部襲殺遼人以為功承宗不許全活者千餘人設六館以招徠天下豪傑三年春進諸將將吏而問之曰汝等數言按視寧遠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承宗曰以明日往何如衆皆愕翼日即出關抵前屯總兵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屯練修舉大加慰勞以所乘輿予之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質明抵寧遠登其城喟然而歎復由廬山夜抵中右乃還治所當是時

魏忠賢用事興內操使中官胡良輔劉朝等犒邊已寓中人觀兵之意承宗力言其不可有旨報聞募闕以西遼兵數千人遣魯之甲將三千人出守中後所遣王楹將三千人出守中右所又念寧遠城大而瑕檄祖大壽移覺華島兵七百人於城中命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計日舉事又以土官招撫主守客兵訓練主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援又移拱兔市場於興水堡遣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鎮撫闌入一步即以掠論於是我

軍不得恣意屯牧方遼事之殷也承宗有請人不得不從及邊警漸息中外解嚴於是朝議籍籍謂承宗用撫臣閻鳴泰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為非是御史潘雲翼首劾去鳴泰以張鳳翼代之鳳翼復主畫關退守之說承宗力爭請勿設撫臣以撓戰守不聽先是虎部中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道臣萬有孚詬之督臣王象乾欲斬率教以悅西人承宗力爭乃免而王楹之城中右也護其兵出採木西部朗素邀之中伏而死蓋萬

有孚陰主之承宗怒遣馬世龍引大軍從大槃嶺壓其巢五部恐遠徙三百里外象乾恐其敗歟也教素朗縛我逃人為殺極者以獻而增其賞千金承宗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象乾之所能而非臣之所能也因極論西部不可用歟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不可憑會象乾以憂去遂自劾乞罷譴又請勿推經略總督以一事權皆不聽承宗在闕四年前後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

弓弩火砲軍五萬輕車千輛偏廂車千五百輛沙唬船
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冑器械弓矢火藥礮石渠荅鹵
楯合數百餘萬闢地四百里招回遼人四十餘萬遼兵
三萬屯田五千頃獲零級一千八百有奇故事積級二
百五十准一大捷承宗勿叙也論功加太子太師與閣
臣皆世錦衣千戶而魏忠賢則世襲錦衣都指揮使加
恩三等撫臣張鳳翼因遼撫居遼之說恨承宗刺骨與
萬有孚潘雲翼嗾人極論馬世龍之罪以撓之又承宗

素不悅於魏廣微及魏忠賢再遣劉應坤胡良輔等犒師承宗待之又倨會是年九月遵詔巡喜峰古北口請以十一月入都門賀萬壽節與廷臣面商進兵事宜廣微奔告忠賢曰樞輔擁兵數萬來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應公等為蠶粉矣忠賢繞御床而哭上南郊回趨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汎地祖宗法所不宥兵部馬上差人傳樞輔馬首即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趙彥入分三道飛騎止之又矯諭

九門守閤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時承宗已
至通州聞命即日還鎮具疏入奏亦不牽連引謝忠賢
遣人偵之一襖被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從意稍解而廣
微又嗾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之比之王敦李懷
先會師失利於柳河哨將李承先魯之甲皆死於是臺
諫交章劾承宗遂罷歸兵部尚書高第代之為經略復
申守關之議承宗即家移書爭之不聽盡撤關外兵棄
軍糧數十萬石哭聲震原野而寧前道袁崇煥獨不聽

撤愍皇帝即位王在晉入為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抗
疏極論馬世龍及茅元儀榮惑樞輔敗壞關事逮世龍
逐元儀又嗾新進臺諫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宗禎
二年冬我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舉朝洶駭謂
非用承宗不可詔起承宗原官改兵部尚書駐通州仍
入朝陛見時十一月七日也十五日上知承宗抵近郊
召見平臺慰勞畢曰卿不須往通為朕調度京城此時
即煩卿去面諭首輔韓爌即擬勅來事權要隆重賜尚

方劍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
總兵皆以軍法從事承宗承旨而出漏下二十餘刻周
閱都城四十里五鼓而畢即出閱重城乃乘月巡濠塹
度險阻是日夜半內閣傳奉聖旨卿等傳輔臣承宗星
夜往通料理勅書隨後補給承宗夜宿重門質明門啓
聞後命遵旨即行事秘人莫得知者亦莫之敢指斯
其故難言之矣中外聞承宗之出也皆驚愕尚書李騰
芳鄭以偉講官羅喻義要衆伏闕請留承宗聞之疾馳

出宣武門宿僧舍明日抵通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承宗受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中保鎮及京兵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時上以流言忽置袁崇煥於法島帥祖大壽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自通之南二十里趨張灣渡河承宗遣飛騎追三百餘里弓刀反向僅及其尾大壽傳語曰事已至此當出搗東巢歸以待命耳承宗密請調馬世龍撫諭又代為大壽別白上俱如所請即命移鎮關門承宗即日戒途東發方世龍

之追大壽於關門也令二將捧上手詔往大壽懼有變
密授指揮下譟而出關世龍追及之於歡喜嶺單騎入
其營傳閣部撫諭諸將諸將皆羅拜王承胤率所部先
去曹文詔踰牆走大壽妻左氏使人語大壽曰孫公大
人再贊若死兵潰何不死城下以謝孫公今來此吾以
大砲待汝耳大壽意奪於其妻而又恐諸將之賣已也
乃受詔歛兵以待命數日承宗再蒞關門而人心乃大
定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列所統騎步三萬於教

場行誓師之禮乃遣死士沿海入報中朝始知關門無恙也及四城之復自為露布奏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加承宗太傅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賚白金五十蟒衣一襲三疏力辭上允辭太傳承宗還治所闕政一新時梁廷棟為兵部尚書惡馬世龍不受中制令所善部郎丘禾嘉監其軍誣世龍坐視三屯不救承宗爭之廷棟益不悅故超拜禾嘉為遼撫孫元化亦以言兵超拜登撫承宗連章求罷弗許既而朝議皆欲聽其去

以遼委禾嘉而上不從承宗十一疏乞休上遣中書詣
關門宣諭視事四年正月八日承宗出關由前屯寧遠
抵松錦十六日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徧閱三
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州而還條次
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嘉納行之未幾而有凌河之
墮承宗抗疏乞休疏十七上乃許乘傳歸已而追論長
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許命冠帶間往
削寧錦叙功世廕承宗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劒

之罪不宜以兵潰却罪於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為戒也
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困却罪於復
城使天下以復城為諱也崇禎九年我兵破定興鹿善
繼死之賦詩六十四章哭焉後二年九月圍高陽承宗
部勒子弟城守十一月破城坐北樓叱衆家丁速去我
死此我兵挾至城南三里橋欲降之叱曰我朝廷大臣
城亡與亡死耳無多言以葦席布地望闕叩頭取弓弦
自縊死從承宗死者次子鈐四子鈐五子鑰六子鈺七

子鎬孫之沆之滂之潁之浩之瀍兄子鍊鏘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力戰死事聞上震悼忌之者猶在事僅復原官予祭葬後追贈太師謚文忠

外史氏曰嗚呼痛哉在朝諸臣皆無心肝者其必去先生而用此輩犬豕豺狼者何耶嗚呼痛哉天耶人耶

呂維祺傳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孔學稱仁孝維祺少能文究心理學聞鄉先正孟雲浦之風私淑之著知非箴

心法吟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清獄囚罷驛
夫行保甲法擒黃河巨盜三十餘人立山左大會置學
田註邵康節孝弟詩以教學者修孔廟仲子廟議正祀
典黜季孫子叔疑盆成括立子思專祠以次子襲謂孔
子至尊子思且不敢稱宜改先賢忠為子蔑子先儒安
國為子國子皆奏行之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
員外郎驗封郎中執法不附當熹宗未登極前二日諸
閹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具矣維祺亟偕同官臺省見政

府危言阻之乃止遂抗疏謂調護聖躬近御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魏璫聞而銜之天啓元年假歸立芝泉講會從遊者甚衆璫焰方熾指為東林黨人毀書院去程朱位維祺祀伊洛七賢其中與李日暄輩講誦不輟會城建璫祠維祺移書諸紳戒勿與璫益恨四年推考功郎中竟矯旨別推馬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疏陳八漸如留中改票慎刑點陪免進講棄言官慎宴遊寡嗜欲上

嘉納之三年陞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陞辭上目
送之顧輔臣曰此臣如何使之南輔臣曰南糧匱窘非
此臣不可時南京倉庫如洗軍糧壓欠至一二年脫巾
鼓噪毆管餉司官焚科臣房屋維祺署大司農事心憂
之設會計簿晝夜稽覈搜北部借南糧二百六十四萬
疏爭之搜杭嘉蘇松等府侵南部抵漕折銀八萬五千
餘兩劾布政莊廷臣等抵之搜各省未納二百三十六
萬兩及藩工銀十三萬四千兩又隱匿布絹紗銀二十

四萬兩劾布政董承詔等抵之查出戶司書手韓文綜等侵欺南糧百餘萬庫書夏汝清等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勒限究追修建三十六倉五場清完屯糧八十八萬有奇請開新舊爐鼓鑄獲利八萬七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前此倉米不足一月越三年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二年之用折色原銀九千餘兩壓欠應支三十八萬越三年存銀二十八萬紙贖公費約積一萬五千餘兩除修倉助餉學田優賞外存銀五千一百兩分毫不以

入私維祺又以國用未敷民力已竭請將舊逋量折量蠲并罷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色加賦及改金衢徽紹四府水兌折色人皆便之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紛紛四出維祺首疏抗論仍責相臣首鼠不言繼而南北始有公疏上亦允罷惟以北部借餉請暫寬稅例一年緩解并免蕪稅南京加稅議格不行內監織造額外苛索力爭不克凡三疏乞休不允六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留都軍政廢弛冒濫驕玩維祺

申令整飭嚴禁將官餽送不受一花一果揭示優恤軍士十六條盡革打點需索每隊置小牌每營置大牌各書姓名使什長隸隊長隸總衛相習如臂指乃課武藝勤操練裁冒軍八千餘名察奸吏陳天翥等侵餉一萬二千餘兩正法備硝黃二十五萬斬流寇謀者十餘人賊遂西遁復三疏乞休不允而維祺居南久絕長安交際權貴多失望八年大計致仕尋以拾遺革職遂歸侍父洛陽宅立伊洛會初維祺在南京立豐芭會及

門楊以任等二百餘人講程朱正學著孝經本義至是在洛及門姚賡唐等亦二百餘人而著孝經大全或問成進呈御覽命下所司較正有芝十八莖生於庭內閣臣巡撫交薦復職而維祺終不出新城庠薄維祺首捐四千金倡修適有土賊王之典之變維祺率家丁鄉勇平定之邑賴安堵又值大饑維祺檄搢紳士民出家財設粥大賑四小賑七繪河洛災荒圖上之十四年寇陷宜永逼洛城福王在城中維祺以大計動之不從寇至

維祺守北城縋家丁殺賊數人總兵王紹禹通賊殺守
堞者遂潰家人勸更衣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
聽賊執下雲梯掖出西城道遇福藩奮首曰王生死命
也名義至重毋自辱至周公廟見大冠不跪怒曰汝日
請兵勦我今復何如維祺厲聲曰我為兵部尚書恨無
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
生為正人死必為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維祺
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皇帝哭曰君恩未

報臣力已竭又西向拜辭父母延頸就刃遂死事聞上
哀之贈太傅諡忠節予祭葬造祠蔭子入監維祺少失
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孝天啓中旌表建節
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一萬
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至維祺殉難人謂忠孝節
義理學廉能皆出一家云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問先生之材能先生之功績久已
彰著於天下天下人皆知之而天子獨不知耶乃不用

以為相而反用蠅營狗苟之溫體仁周延儒輩嗚呼此天下所以亡也

汪喬年傳

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璫數使人招之拒不赴東林諸賢被難喬年陰為調護歷郎中恤刑江南丁內艱服闋補都水司郎中在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猾屬邑徵解例有添搭錢喬年悉罷去永著為令政尚勤敏案牘無巨細手自裁

斷夜秉燭繼之廊廡置土銼十餘具薪米兩造自炊候
鞠是非立決贖鍰止供解額無敢索民一錢者崇禎三
年舉天下卓異第一明年登州變其帥下令無躡青州
尺土紆道去時觀軍大璫體擬督府喬年獨與抗禮璫
不能奪六年擢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巡登萊諸郡生平
冰蘖自凜至是凡僚屬贈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
至萊城郭新破守禦空虛盡出所受貨市馬募兵修濠
湟治器械殘郡復完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書史數簏

而已居父喪復起備兵河東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方
逢年時為禮部薦喬年長才真品操守無玷陞叅政督
學陝西治行又第一十四年陞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
張歲復大侵喬年積穀平糴勸秦晉督撫以下及巨室
協助全活億萬計夏特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
西未受勅聞李自成將窺關即日赴商洛與士卒露處
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鄖西亟移駐
山陽過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沒關中大震即軍中以

喬年為總督代之當是時寇逼門庭悍帥不率命宗龍
全軍皆覆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固志中外洶洶無
能為朝廷設一策者喬年雖以清望被命一歲數遷然
三秦之勁盡矣時勅印未至即舊署調固原臨洮及團
練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簡兵儲糧為進
討計而兵部屢檄促出關乃傳檄米脂令發逆闖祖瑩
得一蛇斬以徇誓師祭纛十五年正月督師赴河南時
賊圍總兵左良玉於鄆城縣老砦屯襄城喬年議搗其

巢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精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
賊舍良玉以數十萬衆逆戰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
軍遂潰喬年仰天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千餘人入襄
城拒守城無守具賊砲矢如雨圍七晝夜火藥矢石皆
盡援兵不至俄大雨雪城崩喬年腋中流矢率副將張
一貫黨威監紀孫兆祿等巷戰手馘數賊被創引刀自
刎未死賊執詣韓家庄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
死居民憐其忠瘞庄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遣官護

觀歸喬年生平清苦自勵莅官祇二老僕隨行所屬供帳悉叱去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謨訓民書供几案間時喬年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籲之輒應庭有槁木祀之日垂實纍纍人至今神之

外史氏曰前朝祇重書生而奴隸武弁視士卒如犬豕後雖稍加噓植有小卻言者即刺刺不休而軍心失矣當其末年流寇猖獗軍卒皆以天命有歸見輒奔潰縱孫吳復生亦不能將也嗟乎況先生乎又掣之臺諫乎

東林列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七

江陰 陳鼎 撰

明

賀逢聖傳

賀逢聖字對陽江夏人少與同邑熊廷弼齊名督學熊尚文奇之曰賀夏瑚商璉也熊干將莫邪也後皆如其言廷弼領解額逢聖下第尚文召慰之許為膏火資逢

聖毅然起立曰某即幸雋不敢負生平竿牘戒況不第乎尚文益數服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屢上春官不利循例署應城縣學教諭刻苦廉儉以作人爲已任日率諸生講程朱之學及義利公私之辨嘗語人曰生平無一事足報朝廷惟寒羶七載實心實事庶免素餐耳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中允國子監司業與鄒元標趙南星等爲首善之會逢聖故與廷弼不合王化貞失遼陽廷弼同逃入關並下法司楚人梅

之煥滿朝薦等白廷弼冤疑逢聖不與逢聖曰詎可以
私嫌廢公議援筆屬草淋漓慷慨人皆稱其公然廷弼
卒論死先是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下獄死忠
賢憾楚人甚已并殺廷弼楚士斥逐無虛日獨以逢聖
清望好語之曰各省直建立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
德逢聖對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忠賢又言聞上梁
文出公手何謂不知逢聖正色曰此借銜耳忠賢默然
遂借南京主試推未當矯旨削奪歸崇禎改元起原官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協理詹事府事丁父憂服闋陞禮部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申救詹事黃道周與首輔張至發議多忤遂請告歸十四年與周延儒同再召用延儒盛輜重具供帳所過餽餞迎謁逢聖扁舟過發闕吏物色之不知誰為江夏相公也比至又與同官蔡國用不合復引疾求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逢聖時已得請復被召同入觀德殿賜坐逢聖伏殿大哭久之駕移中極殿輔臣亦隨

侍復大哭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不絕聲見者怪之莫喻其意陳演言逢聖慘動天顏無人臣禮然帝不問亦不罪也十六年李自成陷襄陽總兵左良玉退保安慶而張獻忠乘間破廬州及蘄黃諸郡遂犯武昌巡撫戴良暄惶懼無人色逢聖方家居或請易他服逸逢聖曰見危授命識之久矣急進箋楚王請出帑金募戰士不允會監軍道王揚基擢撫鄖陽遽移營渡江兵益薄賊破漢陽門執楚王投之江逢聖與叅將崔文榮守武勝

門文榮被繫死賊傳令必完賀相公否者斬逢聖歸家將自裁卒至傳賊將意逢聖叱曰我豈為賊苟活耶冠服北向叩頭赴滋陽橋水死時盛暑屍數日不變後贈太保諡文忠

外史氏曰先生痛哭殿前豈有他哉於時有不能措一辭置一語者矣惜乎帝不悟也而在廷諸臣無一悟之者是盡鬼乎盡蜮乎盡木偶乎盡犬豕乎彼陳演之豺狼猶曰無人臣禮何其憤憤如是耶嗟乎嗟乎至於殺

身成仁在先生分也余何能贅一辭

焦源溥傳 從兄源清

焦源溥字逢源一字涵一陝西三原人少喜學問談名臣節義事輒慷慨色動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濬二縣考最名為四川道御史服食儉甚左右苦之笑曰不聞長齋御史乎累上封事嘗論戒逸欲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御民之方監於使舟可以得使民之道會家艱歸天啓四年起補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

案忠奸混淆源溥抗疏請明綱常其略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為神宗之元子為元子者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為神宗之后為二后者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為光宗之后為二后者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梃擊事發禁門蹀血之禍迫在呼吸尚忍言哉況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治容並進遂致升遐今即

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厚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阻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欲為選侍乞憐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兇豎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不得

而逃其罪也又有疏救東林曰東林講學明綱常名教也今以為邪黨而逮之是欲毀綱常敗名教陛下執何道而治天下乎危言正論天下爭傳四年巡按真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欲甘心於源溥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閹黨既誅起改山西分守河東道遷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簡練將士治兵械城堡誓圖滅賊是時邊事日棘兵既缺伍又逾年無芻餉歲且洊飢民無糠粃至淘馬

糞以食源溥亟請蠲賑增兵調餉上六事屢疏不能應
乃自劾求去而監視內官魏國徵猶撫諭其不職坐罷
歸哀所撰奏議詩文為逆旅集曰吾旅人也得休田間
幸矣十六年冬十二月賊陷西安源溥被獲陷以總督
脅降不屈則勒輸金源溥瞋目大罵曰瞎賊吾恨不能
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毋多言面故黑多髯時人
目之為黑焦至是鬚髯皆上指罵不絕聲拔其舌支解
死年六十三從兄源清字湛一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

戶部主事出知廣平府舉卓異天啓間歷副使參政崇禎五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宣府七年九月以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家居城陷抗節不食七日死至今秦中稱大小二焦中丞而小焦源溥為尤烈一時同城死職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紉西安知府簡仁瑞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崔爾達秦府長史章尚綱同府死職者商雒道副使黃世清知縣則渭南楊暄山陽董三謨白水王無逸蒲城朱一統中部朱新鐸

在籍殉難者吏部尚書渭南南企仲其子禮部主事居業從子工部尚書居益太常寺卿耀州宋師襄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叅政田時震副使祝萬齡僉事王徵封副都御史朱常德舉人朱誼泉席增先都司舍人丘從周凡二十四人其他府先後殉難及禦賊戰死闔門抗節死者尚數百人嗟乎皆不可得而考矣

外史氏曰焦氏兄弟固秦人也然與東林諸君子同鼻息觀其立朝侃侃視死如歸雖死有先後而與楊左諸

公並烈矣

胡守恒許文岐列傳

胡守恒字見可舒城人七歲能賦詩舉崇禎元年進士授湖州府推官德清令某以賄聞巡按御史屬守恒密察之守恒舟楫往來未嘗私也令聞伺守恒出視事貯黃金菜甕中投入署守恒怒召令至曰吾不賣直彰人過亟持去令慚謝七年舉廉吏第一改翰林院編修明年充東宮講讀官與黃道周汪偉諸君子善以父老請

告歸廬州連歲大飢人相食守恒倡議捐賑募漕督以
下得米粟千餘石全活數千人時流寇四起張獻忠革
裏眼等五營屯聚英霍山中旁掠楚豫淮南諸州郡十
五年六月寇舒城守恒方家居率衆守禦凡七閱月賊
晝夜圍攻射書城中購長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為
賊耳目久矣割鬚易服疾入都當可免守恒曰我去顧
令舒子弟獨死耶義不忍且徧地皆賊去將安之毀形
以偷生吾不為也守益力舒將孔廷訓叛降賊賊入執

守恒好語之曰汝守土官耶毋自苦守恒罵不屈乃以刃剗兩膝攢刺之洞胸而死漕運總督史可法上其事贈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節湖州民祀之安定祠復建樓祠旁曰忠孝樓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幼聰穎敏文章弱冠偕其伯父赴東林會講即有省曰讀書以利祿為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登崇禎七年進士例授北部以父官南畿便省覲改南京兵部主事督武學九年陞員外郎

歷職方司郎中方是時天下已亂寇盜充斥江北賊革
裏眼等寇瀕江諸郡文岐從兵部尚書范景文調兵食
疏薦總兵杜弘域十年出為黃州知府黃當寇亂後戶
口凋殘人多逃匿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擬留之文岐不
可曰事不避險臣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
斥堠募丁壯集父老諭之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
徐鳳常勝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礮發倉皇奔潰射其
前鋒一隻虎殪之奪大纛而還與郡人梅之煥耿應衡

聯絡各鄉堡賊聞不敢近獄有重囚七人久繫文岐命
歸省尅期就獄皆如約至乃詳請釋其罪為七義傳記
之十三年大學士楊嗣昌視師薦陞下江防道副使駐
蘄州蘄臨三塹乏守具監軍推官楊卓然撫張獻忠於
城下見者寒心文岐練卒伍峙糗糧賊遣其黨張雄飛
潛渡將南下文岐偵得實獲雄飛立遣遊擊楊富馳田
家鎮焚其舟殆盡賊不能渡楚撫宋一鶴上其功蘄副
將張一龍馭兵嚴文岐重之嘗共宿帳中中夜呼噪聲

四起文岐曰此必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壁不出質明叛
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率兵追獲立斬之一軍肅然楊
富既久鎮蘄宋一鶴復遣叅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
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戢兵民始無患愍皇
帝數召對大稱文岐才推鄖陽巡撫未拜命荆襄失守
左良玉潰兵南下長江數千里民居商艘焚掠略盡文
岐立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諜報日急人無固志會
陞督糧道客曰公今可行矣文岐歎曰吾為天子守孤

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命其妻吳率
幼子奉母歸長跪泣別乃檄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為固
守計會藩宗遂守兵不給餉兩軍漸解散而藩下都司
郝承忠復潛通張獻忠十六年正月遂大隊圍蘄州文
岐率甲士往來堵禦發神銃斃賊甚衆時夜將半天寒
雪盈尺賊破西門文岐督軍巷戰雪愈甚銃火皆沾濕
至關忠義祠諸將請渡江文岐曰封疆已陷吾何敢獨
生自經樹下家丁楊第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遂

被執賊見之曰好許叅政不愛錢愛百姓環擁見獻忠
獻忠亦聞其名頗禮之文岐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
獻忠怒命繫於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
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皆被掠良民若
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中
以柳圈為信生員王國統者嘗姦宦家婦為文岐所褫
責心憾之至是亦與約遂以其謀告獻忠獻忠索之得
柳圈召文岐曰吾破武昌當發榜安民君為我署之文

岐知事露瞠目視賊取案上大硯擲獻忠曰吾頭可斷
榜決不可押獻忠愈怒命引出至麻城縣三里坂文岐
北向拜辭朝廷又南向拜父母甫再拜賊前連礮之遂
死賊去士民收殮之面如生時文岐父聯樞從粵西解組
歸道南昌知府龐某曰長公歿王事雖死猶生足賀不
足弔也喪歸過蘄黃士民哭送者以萬計督帥史可法
巡撫何騰蛟先後疏聞贈太僕寺卿給祭葬予諡蔭一
子入監讀書祀名宦鄉賢

外史氏曰賊臣楊維垣凡十七疏斥東林為小人若見
可我西兩先生皆東林人也一則不肯毀形以偷生至
洞胸而不畏一則被執而猶思圖正至磔骨而不辭視
維垣詐稱殉難置三棺於中庭挾二妾而宵遁半道遭
讐家擊死者為何如耶信哉玉汝先生曰東林天下之
材藪也豈可以等閒目之乎

衛景瑗傳

族子楨固

脩文

衛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舉天啓五年會試閱三年

補殿試與高攀龍楊連左先斗交最善既授河南推官以廉明為巡撫都御史范景文所器重用卓異徵遂擢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劾輔臣周延儒奸貪及銓臣曾楚卿救工科曹靖元等直聲大振出按畿南威惠並著以外艱不候代奔歸詔鑄俸一級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巨璫曹化淳有所請託叱不顧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勦賊兵餉景瑗抗疏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燹旁午旱蝗洊臻百姓病已棘矣奈

何復加征以促之訖不能用御史王績燦吳執御吳彥芳俱建言被謫瑗疏請召還復不省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璩劾閣臣溫體仁得罪下詔獄上召對平臺景瑗在帝前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方寵信體仁聞景瑗對大怒禍且叵測而景瑗侃侃勿顧也降行人司正屢遷至大理少卿時周延儒復當國修前卻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崇禎十七年賊李自成犯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景瑗議調兵趨據雁門關總兵姜

瓌觀望不肯行及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數遣使告急又促瓌出兵瓌執不應且曰非我信地景瑗憤曰國勢至此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為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周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景瑗方督兵出城力戰而瓌內變開城門降賊衆大至景瑗兵潰衆擁景瑗入自成營或叱之跪景瑗不為動踞坐於地大呼皇帝而哭自成好謂曰吾清澗一民耳非有天命不至此君能輔

佐我當益加君官景瑗瞋目叱曰吾仗節一方期滅汝而朝食肯從汝作叛逆事耶賊引之出顧見瓌戟手罵曰賊奴萬段汝與我朝盟而夕叛我死決不汝宥越三日再擁見自成自成又好謂曰真忠臣吾將驛送汝歸景瑗曰國破何家可歸盍速殺我因出不意以頭搶堦石血淋漓被面絕而復蘇自成竦然又命掖之出見賊黨無不大聲痛罵羣賊愠甚後三日驅至海會寺景瑗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哭與繼母董訣遂自

經死母與兩子皆從行賊聞亦不殺也甲申五月南中立國追贈兵部尚書諡忠毅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初景瑗在大同獨與分巡道朱家仕善至是同死於難楨固字屏君景瑗族子也少負氣喜談兵留心民事舉崇禎七年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楨固與族父景瑗皆以是官起家又皆在河南其聲名亦相埒人尤異之時流賊剽掠往來無常村民扶攜奔走數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於難因議築西關城處之間以事經南陽汝寧河

南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勸民加築且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為衛公城又舉城守事宜十三則奏記上官上官竒其材有警檄楨固與謀即戎服據鞍一日夜行數百里按視城壘修備禦所過扼塞險易悉識之以故賊不能犯崇禎十四年用卓異徵召對中左門力言今天下民窮半以兵半以歲諸臣惟戮力勦寇寇平則無殺掠之慘則時和時和則年豐年豐則用足是故平寇為足國第一要務擢雲南道監察御史首劾中樞玩寇謂

中州為腹心重地河以南四藩封鼎建焉天下之物力萃於此天下之安危係於此若腹心不守將四方震動自河洛告陷已壞西方半臂所恃者宛洛扼西南之險為大梁作障而南陽又報陷矣闖曹踞陳項幾三月圍襄破葉勢必及宛此時撫臣居何地保督居何地禁旅居何地鎮臣居何地獨不能一為唐藩地乎此時督中州者丁啓睿也援中州者楊文岳也鎮中州者陳永福也此輩終能了勦寇之局否若猶未也則亟議更啓睿

受事未久朝氣堪策若永福者萬不能千里長驅臣恐以守汴者誤汴并誤全省也文岳於寇陷南陽高臥杞邑察中州形勢賊自商雒入必犯嵩閩則汝州為要地自鄖襄入必犯南陽則襄城為要地自潁和入必犯沈丘自英霍入必犯固始襄城則陳州為要地若分額兵萬人為兩營一駐襄城以應南陽一駐陳州以應汝寧寇至夾城而陣靜可示犄角動可圖牽制是即所以為守汴計也不然顧汴則失洛陽顧汝則失南陽臣實憂

之其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數請蠲逋賦恤飢饉
又請正驕兵悍帥之罪請革津遼米豆及俵馬之害又
數檄沿河諸州縣安輯河南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數十
萬人事聞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東諸
郡漸逼京師李建泰督師禦之上命凌駟與楨固監其
軍割京營兵三百人隸之楨固行至真定聞昌平失守
焚十二陵享殿欲還軍救援有旨命固守良鄉涿州既
而京師陷疾趨保定挾一叅將行至大石橋遇賊數萬

騎與戰射傷賊帥賊少却已復益兵圍之楨固突圍出躍入井水淺不得死為賊所執初賊僞相牛金星故中州舉人嘽楨固理汴時發其惡幽楨固於獄欲殺之會自成兵敗西奔脫走入五臺山作絕命詞而死楨文字祥趾亦景瑗族子也崇禎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司業中允左諭德侍講經筵時流寇四起海內騷動楨文方在里居十六年冬自成破西安全省危解楨文星夜赴京師慟哭言西土之危將延社稷

次第上五疏備陳禦寇方略且請捐家所有以助軍需
上召見肩文哭陳勦寇之謀請召諸將翼衛王室有詔
褒之既而京師陷微服匿民間自成鈎索得之備加慘
刑不屈已又乘間南奔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
疏薦以左春坊左諭德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高傑
軍西討傑疏薦吳甡鄭三俊金光辰姜埰熊開元金聲
沈正宗等肩文繼奏曰臣嘗歎國家敗壞皆由在廷臣
子全不務實昔年東林逆黨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

精神供無益之口卑者以立黨排陷之威為納賄招權之藉而其實東林多君子逆黨盡小人既相攻擊君子多敗小人多勝此中著眼底裏便知天啓朝足以鑒之矣惟朝廷明斷於上大臣虛懷於下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則裨益時艱非淺也既而許定國襲殺傑於睢州又命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傑所部兵經略開歸軍務再兼徐揚巡撫我兵下揚州大學士史可法知府任民育總兵劉肇基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死之膚文與監紀主

事何剛同赴水死

外史氏曰天下事至崇禎末即周孔亦難於措手矣先生一門忠烈義不苟全得東林氣節多矣於此可以見講學之功也

徐標傳

徐標字鶴洲山東濟寧人天啓五年進士以忤璫故出知信陽州歷官鳳陽兵備崇禎十五年冬邊警告急保定巡撫革任擢標右僉都御史代馬明年陞見賜銀幣

歸任愍皇帝念畿民罹兵燹之苦欲得其詳十二月復召見標詢之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者固蕩然一空即完城亦僅餘四壁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塞途雞犬音絕道途間曾未見一耕者成何世界陛下有幾土地幾人民何以致治帝敍歔泣下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也標因陳車戰墾田事帝善之十七年正月賊已陷秦晉漸及畿輔加標兵部右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軍務仍巡撫保定賊窺真定

標統兵力守先是真定知府丘茂華聞警送其家出城
潛與賊通標執茂華下獄茂華夜與叛弁謝嘉福合謀
遂殺標牒所屬州縣待賊數日後賊始以數騎來據真
定隨直搗宣府入居庸矣福王南渡贈標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當人心渙盡之時而欲思赤手以回天
意蓋亦難矣乃猶有奸人陰為助虐宜乎事不成而身
先死也悲夫

蔡懋德傳

蔡懋德字維立號雲怡蘇州崑山人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為聖賢長能文雅不欲以文名日讀先儒語錄得王文成書歎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知所宗矣萬厯己未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有治行陞禮部主事時魏忠賢用事建祠京師禮部尚書率諸曹謁賀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托疾歸及三殿告成忠賢受上賞廷臣皆進級有差輒具揭吏部辭之言不敢無功受賞隨乞封光澤王差禮畢歸里築室奉母題所居曰不隨室以見

志崇禎改元誅忠賢起官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先是在禮曹於文成之學有所得至是頒拔本塞源論於學宮而一本於程朱立書院禮請鄒瀘水萬恒麓輩主之已則時蒞講席與諸生往復辯難著管見臆測數千言嘗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聽者感動咸謂鵲湖一會以後再見今日尋備兵嘉湖擒大盜有功盜平廷臣交章薦之以為知兵丁艱服闋補井陘道甫三月改調寧前時關外勢甚危即日夕訓勵將士識應時盛於偏裨

中又與將軍祖大壽相勸勉時時稱說忠孝大義以感動之邊人大安而山東河南北直忽陷名城數十遂轉濟南道進山東按察司河南右布政使所在以廉能著尋齋表入京師遵諭陳言極言天下變亂日深戡定亟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則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惟皇上精研大學一書以明德建皇極則揆文奮武何難焉又言自儒者正學不明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於大中至正天下禍亂實原於此上甚嘉之

乃命巡撫山西特賜召對上謂孝經小學務遵旨頒行以勵風俗對曰學無大小皆有裨治化然今日反亂為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為易簡上是其言賜饌及銀幣恩寵有加至山西榜於門曰願聞已過求達民情於三立祠為講會聘名儒傅山等主之又立千城社以招奇謀異勇之士於是定譁兵討叛寇三晉安堵如故壬午九月京師以邊警戒嚴徵天下兵入援懋德即日誓衆屆行而奉旨命防龍固乃於千五百里地扼關隘設

烽臺布置嚴整匹馬不入境未幾賊陷河南尋入關三秦皆陷遂至西安掠榆林晉中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乃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於風陵渡又敗之於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太原告急宗友以書促之歸衛晉王乃親引千人馳入太原甫歸宗友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賊遣僞使誘降輒梟賊使首竿之以令衆而以死封疆自責賊怒悉其衆五十萬抵城

下會城下塋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
殲賊衆無算賊益怒揮衆攻城越二日城遂陷懋德先
草遺疏懷之至是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
戰久之知勢不能支麾下士欲刦之以走不可徑下騎
徒行入三立祠登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敢一死
以報皇上復再拜祠中諸大儒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
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
人南渡後詔予祭葬建祠謚忠襄凡所官處皆祀名宦

外史氏曰先生為學以致知格物為根要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蒞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為工夫故其臨大節而從容閒暇也嗚呼俾先生而不克成其事業者殆有天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順天大興人為諸生時即見知於楊漣左光斗中天啓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權河西務却羨金辭魏璫殿工不悅斥為東林黨欲殺之不果

乃謫理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浙江
僉事清軍山東叅議齎表入京頓家屬於濟南俄城陷
母妻自殺母死以正月二日自是每元旦後守母位啜
粥飲水過十五日蓋痛母露骸半月方葬也廬墓三年
服闋補山西叅政壬午應詔陳利弊十二月陞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嚴核將士劾庸懦補虛伍時坐明倫堂
召諸生講學以激發忠義鎮兵譁辱餉司之馮出即撫
定誅首惡七人尋推晉督秦督不果甲申春賊氛漸偪

所至皆迎降兵部主事金鉉上疏謂宣府京師屏蔽請
亟撤內監掣肘專任之馮忠勇必足辦也不報二月太
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巡撫蔡懋德衛景瑗總兵周遇吉
兵備朱家仕皆死之人心大震之馮率文武紳士設太
祖位於城樓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淫掠
汝前降者可鑒也督標兵禦賊砲矢相加兩晝夜內監
杜勲王承胤開南門迎賊入之馮轉砲向內擊賊已大
至左右擁之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公服登北

城樓縊死諸生姚時中者篤知大節儀範修整知監鎮
有二心歎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
死之之馮豫具遺疏勸收人心培節義收人心在愛民
力愛民力在拔廉官又作書與金鉉別且戒子弟當讀
經世書呂新吾呻吟語不可不讀疏上二日而都城陷
之馮死時甲申三月十一日也福王時諡忠壯

外史氏曰寇犯山西破城郭下郡邑朝廷親信內臣輒
八騶迎降而先生獨慨然與城俱殉以報國家數百年

養士之隆可謂不愧理學科名矣

東林列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八

江陰 陳鼎 撰

明

范景文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當
逆璫煽焰時景文請告林下凡東林諸君子遭逆陷害
景文家去京師甚近無不使人陰為周全或走書當事

力為排解如周順昌懸賕追比景文變產資之不足則
遍告同志以為助及為執政莊烈皇帝惡臣下各持門
戶言官多廷杖竄逐景文從容救解以此諸賢得不死
者甚多所薦皆東林賢士奈同政者俱小人多掣肘居
私室必浩歎長吁憂簇於眉無日開也甲申二月入閣
寇逼召對平臺景文對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
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三月
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太監已謀內應迎賊矣景文值宿

內閣十九日早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問之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賊騎充斥家人勸易服歸寓驛駕為去就景文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紿之出朝房遂自經家人復入而釋之景文曰此非為我也因至五顯廟草遺疏畢旋賦詩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澌之句蓋誤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呼一家人隨至馴象所望闕再拜遙拜先隴顧家人曰翌晨收我遂投雙塔寺旁龍象庵古井中死年五十九妻某

氏先縊死福王立南都贈太傅諡文貞我

朝賜諡文忠

外史氏曰先生當國命垂絕之時而拜相縱有經天緯地之才亦無如之何矣然而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可謂能擔荷萬古綱常千秋名教者矣

倪元璐傳

倪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生而穎異弱冠舉於鄉天啓二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與少詹事

黃道周同名時逆璫魏忠賢用事獻媚者至以忠賢享
瞽宗配食孔子七年元璐典試江西獨以臨臨乎不可
尚已命題逆璫恚甚會愍皇帝御極而璫敗故免海內
益以此重之璫既磔死餘黨猶踞要津欲禁錮林下諸
賢乃力攻東林又創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
網清流元璐憤甚抗章極論首為上別白言之其疏曰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錯之道
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

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既邪黨
矣向之首劾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天
下之才數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
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獍則不可其所援
引者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中實有謝華撫其
若脫置黜陟於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曰邪黨則
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
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

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五彪之徒
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
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
耳充此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
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
未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復疏奏上未納而逆
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元璐復疏曰臣前疏所陳正為
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為公再則

曰化異為同三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而維垣必曰
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於文
震益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益不良陛下事
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為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
維垣以臣為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
李三才而緩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叅二十四罪
之楊漣及戍擬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魏忠賢之窮凶
極惡而維垣猶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

為民況五虎五彪律當處斬而法司初擬止於削奪不
幾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推三
才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
稱韓爌夫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閹
說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篤論矣即廷弼一事爌條旨
僅免一臬未嘗赦之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
楊左諸人耳謂移宮一案無從讎以受賕於是改為封
疆四出追比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

於不附紅丸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之王之寀不侔議雖深刻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為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聞以叅沈淮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於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

輩較之超階躡級者誰為榮辱抑宮保橫王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為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為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儼臣不要錢云耳臣雖斬首穴胸不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也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

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為自元標以偽學見逐而逆璫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為今之詆真狂獍為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賴此人哉維垣以至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謂臣大

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為無可奈何為附璫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為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即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夫

品節貞邪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於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

餘論崔呈秀之故智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為名言已又上毀三朝要典疏其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於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

日雖甚水火不害墳麓此一局也既而楊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

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書奏從之時已遷侍講再轉左春坊右中允七年上初重武闡始廷對行傳臚禮榜已放上疑考官不公逮繫在事諸臣盡斥其中式者命元璐副左庶子方逢年為主考再試畢元璐獨疏救被繫諸臣上亦不罪明年補日講官時上已罷韓爌劉鴻訓而相周延儒溫體仁體仁數以朋黨擠羣臣會黃道周救罪相錢龍

錫斥外元璐疏請以已官代道周又請召還府尹劉宗周以此益為當事所枘鑿又上制虛制實疏以譏切時政其論端政本有曰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意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讐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其論伸公議又曰吏部左侍郎張捷舞智保奸致激羣

論凡彼死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勾敵之謀已而即有邊才之薦不觀袁弘勛以訟楊賈禰勘潘國楨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昔年逆案之定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旨鑄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覲顏就列體仁輩深銜之而上獨重其言懸之御榻以備省覽八年流賊犯祖陵上下詔罪已元璐復上蠲七年前逋賦及改折東南雜解疏上皆允行陞國子祭酒復祖制貢士積分之法體仁知

上意向元璐力謀所以去之乃授意勲臣劉孔昭借冒封典劾元璐禮部尚書姜逢元工部侍郎劉宗周等疏爭之體仁竟擬旨削元璐籍上改冠帶閒住家居七年特起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母老辭有旨敦促時京師戒嚴元璐長跪告母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天子有急奈何其母裂所衣襦示之曰為爾璫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及其弟瓚率家徒佐之可數百人趨淮上問淮使者覓鹽徒為助

無有應者乃身率十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
達京師上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即日召見
條奏守禦之策悉備隨以劉超就擒叙功蔭一子錦衣
衛指揮僉事當是時上注意元璐甚切行且旦夕入閣
而陳演欲攘首揆乘延儒視師構成其罪又慮元璐大
用乃入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
倪元璐馮元飈耳使元璐為大司農元飈為大司馬彼
此叅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即日以元璐為戶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與元颺分部治事五日之間三承召對
元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辭不許召對中左門諭曰朕
知卿久矣勉為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
四友漢三傑高皇帝用劉基宋濂亦一二人耳朕專倚
卿可坐致太平元璐念太平非司農可致固辭又不允
因進曰皇上必欲用臣敢陳三言一期與兵部通盤合
算先准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被兵之區餉不可問
敗軍之壘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此實做

也一小生小節無益於數須求一舉而可得數十百萬
又必有利於國無戕於民者銳意講求以圖有濟此大
做也一謂陛下以堯舜之心孔孟之術而責治於司農
特命儒臣講官為之豈宜或出於掊克權宜之策臣願
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
請命蠲所必蠲賑所必賑總奉陛下安民一言以彰聖
學於天下此實做也語未畢上歎曰卿真學問之言根
本之計元璐既退首定差規抑奔競薦保舉諸生蔣臣

為本部司務以任綜核先是軍興正賦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條目繁而胥吏易以為奸元璐請併三為一官民便之又請盡罷催餉科部差員及侍郎專以歲計責成撫按又倣宋朱熹義倉舊法而反其五累以備凶荒時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而度支終絀乃請以軍籍餘丁輸粟改民籍免其勾捕可得千萬民亦樂從上不聽保定巡撫徐標請復開中之法元璐奏先於都城開引十萬亦未及行會西人湯若望以開礦造鈔迎上

意而陳演與中官力主之又周延儒吳昌時贓銀各鉅萬朱大典贖鍰四十萬上命中官王坤與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滿朝薦銜勅催解元璐皆危言激論請收成命上為罷遣坤餘如故造鈔之役復遣中官採桑穰於三吳元璐又與閣臣蔣德璟交章爭之乃止在部凡十閱月事關利害無不力持皆此類也而嚙沓者日甚陳演授意閣臣魏藻德密讒於上曰元璐素工文詞錢穀非其所知宜撤還講幄十七年二月詔解部務以原官

專直日講元璐笑曰此吾志也一日進講生財有大道上疑其諷刺輒詰曰今國用匱絀至矣生之者衆為之者疾何所措手對曰陛下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生止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上不懌而罷元璐不懾亦不引謝明日上諭閣臣曰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疇昔之言是吾過也方元璐初直講時敷陳詳雅上無不前席傾聽嘗講尚書說命值體仁侍側語譏其徇私背公上拂然抵書盡幾端印首上視元璐抒辭益朗頃

之上卒頗就案霽容聽受焉其忠憤為上所容納又如
此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剽掠攻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
者憂其飄忽難制元璐獨曰此猶流水其害不蓄倘令
雄踞大都按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禦矣已而李自
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略大河以南將北渡張獻忠自
安廬西入蘄黃窺武昌以為聲援元璐謂二賊當離之
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授首取獻忠直易
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心懷兩端宜薄誅往

咎厚責成功於是與樞臣元颺合謀白上命鳳督及淮
皖鄭豫諸撫臣畫疆自守以遏賊為功進秦督孫傳庭
尚書督師率諸將分道南下勦自成命左良玉沿江左
右伺便進擊以是傳庭拔寶豐唐郟進逼襄城而良玉
亦收復承天及荊襄諸屬縣會傳庭乘雨出關為賊所
乘諸軍盡潰傳庭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聞元
璐撫膺大慟曰嗟乎垂成之績隳於一旦天下事安忍
復言猶請手詔秦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即假以大將權

如遜不知兵使悉輸所有給戰士毋齎盜云詔未達而西
安已陷自成遂有金秦舉兵向闕及上命李建泰出師復
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府繞
出真定急請太子撫軍而南如宋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
千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可以潰圍召勤王師章上未發
而城陷元璐聞賊入束帶稽首北謝天子南向別母畢命
酒酹所懸闕忠義像前酌盡數卮出就廳事援筆題案上
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吾尸以志吾痛

遂縊死南都立國贈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我

朝詔卹明季殉難忠臣二十人元璐為首諭祭易諡文
貞賜地七十畝命有司春秋致祀元璐才高而常若不
足士有尺寸之長極意推揚必使上達尤精於易與黃
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過之所著有倪易應本代
言奏牘講編樞計奏疏若干卷

外史氏曰先生當啓禎之朝昌言嶽嶽能使羣奸破膽
宵人屈服每一疏出如撞晨鐘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

者矣愍皇帝每得其疏置之屏間出入瞻誦以為偉人
不可謂不遇矣諸臣陰譖之而陽奉之引孝宗用劉大
夏戴珊故事為比夫以愍皇帝十七載之知不能使一
詞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幄致其戡
亂之功卒至君臣同殉社稷嗚呼豈非天哉夫天之生
小人也奸謀詐智令人叵測如楊維垣者小人中之鬼
蜮也當甲申愍帝殉社稷彼即聲言死難置酒高會隣
右謝別令生辦三棺於庭謂與二妾同死黑夜挾妾以

遁明日其子麻衣冠哭告左右居人詐稱父已殉國矣
詎維垣至半道為讐家擊殺挾其二妾去然天下皆信
其為殉難者矣嗟乎小人之欺天欺地欺神欺鬼欺已
欺人直如牛鬼蛇神而不可測安得不破人家國哉

金鉉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以北京留守衛籍舉天啓丁卯鄉
試第一人崇禎戊辰成進士時年十九自以為不習吏
事請改教授日集諸生講濂雒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

格被服造次居然老成人比之胡安定擢國子監博士
遷工部主事時上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
事奉勅總理戶工兩部錢糧建別署鉉曰此天下存亡
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乃抗疏言彝憲既有
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
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註見復
上疏固爭之旨諭金鉉不得過激時彝憲意甚得與其
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彝憲曰吾當稍

恭而待金鉉倨耳鉉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彝憲假子母許入孔子廟於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升堂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待至午不至彝憲恚甚曰避金鉉不即來耶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候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力爭僅削籍歸家居與其弟鏞以

讀書為事尤善易學初號在六至是自題所居曰狷菴
常讀程朱書謂古今學脈之正無出乎此壬午冬上御
文華殿命科臣舉清官以孫承澤薦起金鉉補兵部車
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甲申二月寇從蒲
州渡河晉省全陷宣府告急上使太監杜勲監視鉉上
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
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不聽至三月寇至
杜勲同總兵王承胤迎降之馮果死因哭語其弟鏊曰

令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未幾寇犯京師薄
彰義門城下鉉急點禁兵歸謀匿母母章氏年八十矣
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俱亡今日從母乞此身
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
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當會我井中趣之出又命僕
追往以朝衣隨之鉉行至御河橋衣朝衣望闕拜又望
寓拜母即投御河死僕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會我井
中矣急正冠帔投井妾王氏隨之俱死鉉歸收葬畢哀

號數日亦死井中是年南都郵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外史氏曰氣運至崇禎甲申窮矣先生挺然以節義自
持甚而母子兄弟及妾咸歸於仁為綱常名教先讀其
太夫人相別之言凜然千古猶生也嗚呼

馬世奇傳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庶吉士改授
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己卯典江西試取拔多知名士已

而奉勅諭山東江西湖廣諸藩悉却餽遺甲申遷左春坊左諭德時寇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世奇奏目前要着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上以其言論兵部勅行之三月十九日京城破世奇心計上必死社稷沐浴更衣捧勅印北向叩頭謝恩南向遙拜毛太淑人同妾朱氏李氏闔小室自經賊騎闌入四顧蕭然太息而去諸僕伺間排闥窺之世奇與李復甦而朱已絕矣僕許達等

環泣曰奈太夫人何世奇叱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達又
曰聞天子亦南幸曷少從容乎世奇曰皇上必不南何
給我為手書約同年成德同死夜檢書籍所存詩文等
二十餘冊婢僕携歸寄一函於弟世名一函於子壬玉
次日有同朝數人來寓勸勿死世奇曰吾意已定公等
休矣妻李哭而前曰妾死主前乞主歛妾妾不後死乃
乞紗悅先經死世奇命市三木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曰
以此殯我因謂諸僕曰吾受國恩十三年矣自祖及孫

者四世今國破君亡分固應死益以二妾天之與我厚矣歸語吾兒謹事太夫人揮僕出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縊死世奇豐頤玉色皎皎如祥鸞彩鳳自少篤志嗜學好推獎後進嘗曰處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方差諭諸藩宴楚府湖廣提學王永祚乘間言曰尚有兩郡新案未發世奇若弗解者答曰此主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易聞焉永祚慚而退及過江西提學侯峒曾

自負衡鑒揚言歲試黜劣卷四千人世竒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毋過當乎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跼蹐曰案已發奈何世竒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是收復者過半丁父艱日蘇州推官倪長玕其門人也欲以罪贖三千金助喪世竒辭之曰蘇方大飢留此賑民可也長玕又請以羨金三百犒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學費其他取拔知名士如龔廷祥堵胤錫蔡鳳戚勲蕭琦王漢萬發祥劉渤

劉日杲等皆先後死節不愧師門云福王稱號南都贈
禮部右侍郎諡文忠我

朝賜諡文肅祭一壇祠田七十畝

外史氏曰先生當國家淪喪之時從容赴死不肯有所
瞻顧其諸門人先後死節者不一其人皆先生一人倡
之也俾三百年之綱常名教不墜於社稷淪亡之後
所係豈淺鮮哉

東林列傳卷八